

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

第四辑 新汉译美欧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美国悲剧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美】西奥多·德莱赛



延边人民出版社

美国悲剧 (下)



赵小兰 王成云 译

I712.45
DLS
V.2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三部

第一章

卡达拉基郡从南面的三里湾村北部一直向北延伸到了加拿大的边境，南北长达五十英里，东西从斯纳特区、印第安湖区到洛克斯卡夫湖区，荒无人烟，偶尔有一些村落，比如孔兹、草湖、北华莱士、布朗湖。郡政府设在布里奇堡，人口不到两千。这个市镇的中心广场就是这个郡的那座历史悠久而又不失其风貌的法院所在地。建筑上有一个圆顶，圆顶上有一只钟，上面落着几只鸽子。这个小镇的四条主要商业街都在法院前面。

七月九日，也即星期五，在郡验尸官办公室里，正有一位叫弗雷德·海特的验尸官。他高大强壮，留着小胡子，活像一位摩门教派长老。他无论脸、手脚和腰的尺码都很大。

这里正值下午两点半，他正懒洋洋地翻阅着邮购订货单，这是他老婆叫他开的。他计算着货物的价格准备，给他那五位贪心的孩子买鞋、夹克、帽子，还给他自己买一件带高领和宽腰带，还有挺气派的大扣子的宽大舒适的大衣，他停下来很遗憾地思考着：全家预算每年是三千美元，这绝对不够今冬的奢侈，再说他老婆已经想一件皮大衣想了三年了。

正考虑时，清脆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是的，我就是海特。大卑顿的华莱士·厄普汉。怎样？华莱士……一对青年男女淹死了……好，请等一下……”

他回头对那个热心于政治的年轻人，他是以“验尸官秘书”的名义领薪水的。“把这些记下来，厄尔。”跟着又举起话筒，“好了，华莱士，把事情都告诉我吧……妻子的尸体找到了，丈夫的尸体没找到……嗯，一只船在南岸翻了……还有没商标的帽子……她的嘴、眼睛都有伤痕……她的外套和帽子放在旅馆……嗯，外套里装了一封信……写给谁的？米、米谷郡卑尔兹的泰特斯·奥尔登太太……他们还在打捞那个男子的尸体，是吗？还没有他的影子……知道了。好的，华莱士，我会通知你的。让他们把那件外套和那帽子留在那儿。我想一下……现在两点半，我四点到。旅馆的汽车在那儿接？是吗？好的，我搭辆车来，当然……还有，希望你能把所有看见过尸体打捞的人的名字都记下来。什么？水至少十八英尺深？柴架上有一块面纱？……嗯，好的，就这样……好的，你让他们别动那些东西，我马上来。嗯，谢谢，再见。”

海特慢慢放下话筒，从椅子上站起来，摸摸胡子，对那位既当打字员，又当文书，还干所有杂务的厄尔·纽柯布看了一眼。

“你都记下来了么，厄尔？”

“是的，先生。”

“嗯，你最好和我一块儿去，我们得赶三点十分的车。你可以在车上填好几张传票。我建议你带上十五或二十张，有备无患。然后把所有在场的人的姓名都记下来。还有，最好打个电话给海特太太，说我今晚不太可能回去吃晚饭了，恐怕末班车也赶不上了，还有可能在那儿住一夜。这类案子说不定会有什么情况，还是稳妥一点。”

他转身到一间旧屋子里取下一顶大草帽。那往下耷拉的帽沿，更加显出他那鼓鼓的眼睛和浓密的胡子。他看上去凶神恶煞般，其实却很和善。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于是说：“我去找一下郡警长，厄尔，你最好打电话给《共和报》和《民主报》，给他们说一下，别让别人认为我们看不起他们，我在火车站等你。”接着，他就出去了。

厄尔·纽柯布，这位小伙子是个细高个儿，头发蓬松，约摸十九岁，通常神情严肃。他马上抓起一把传票塞入口袋，一面打电话给海特太太，然后，又把这件事告诉了报社。然后，他就匆匆地跑向下面的大厅，可是在开着门的区检查官办公室遇到了泽拉·桑德斯，一个老处女。她是本地小有名气的区检查官奥维尔·但·梅森的速记员。她发现厄尔这样匆忙的样子，就喊道：“喂，厄尔，跑那么快，那么急干什么？”

“听说大卑顿有两个人淹死了，我要和海特先生一起去，三点十分的火车。”

“这是谁说的，是这儿的人么？”

“不知道；大概不是吧。那个姑娘身上有一封信，是寄给米谷郡卑尔兹的。过会儿回来，再告诉你，或者，给你打电话。”

“天啊，如果是谋杀，那么梅森先生也是想知道的，对么？”

“当然，我会告诉他的，也许，海特先生也会去的。如果你碰到巴迪·派克或是卡勒尔·巴德纳尔，就请告诉他们我出去了。另外，请你打个电话给我妈妈，我恐怕来不及亲自打。”

“当然可以，厄尔。”

“谢谢。”

他的上司平常比较沉闷，因此纽柯布对这件新鲜事，极感兴趣。他很高兴，蹦蹦跳跳地下台阶。而桑德斯小姐的上司有事出去了，她办公室又没其他人，于是她就朝审计主任办公室走去。她要把这新闻，对在那儿的人传播传播。

第 二 章

海特和他的助手搜集到的材料，内容十分奇怪而引人注目：因为一只船失踪，而那对来此游玩的漂亮游客也失踪了，当地的老板很早就派人搜寻，结果找到了那只独木舟还有失踪者的帽子和面纱。即刻，所有能找到的人，经过说服动员，都跳入水中，想把尸体打捞上来。据向导、旅店老板、看船棚的人说，失踪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和看似有钱的小伙子。这就足以激起周围的人的兴趣

和悲痛。除此以外，令大家奇怪的是，在这个晴朗无风的好天气，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可是，接下来的事，引起了更大的骚动。正午时，有个渔人，终于把罗伯塔给钩了上来。她脸上的某些部位显然受了伤。他们立即感到事情可疑。那个渔人喊了起来：“多可怜啊。她的身子看上去很轻，居然能沉得下去，真是怪事。”跟着，他把她拖进船舱，发现她已气息全无。这时，人们围拢了过来。他拨去遮住她面部的头发，说：“我敢肯定，乔。看这儿，这孩子好像被什么东西打过！看！”人们都看到她的脸上，有青紫的瘀痕。

甚至在大家把罗伯塔的尸体送往船棚，接着打捞男尸时，就有人产生了怀疑：“好像有点奇怪，这些伤痕……不是么？这么好的天气，这样的船，竟然会翻，不可思议。”“究竟他在不在下面，再过一会儿就能知道了！”打捞了几个小时，没有什么结果后，大家就认定，他根本不在水中，这对大家来说又是一件令人难受而激动的事。

此后，那位向导，在和旅店老板谈过以后，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溺死的姑娘的提箱在肯洛奇，克里福德·戈尔登则把他的箱子带在身边；（二）在草湖和在大卑顿登记的两个姓名截然不同，而两个旅店老板研究后，认为登记这两个姓名的人，相貌一模一样；（三）那个人曾问开车的向导那天湖上人多不多。这样，大家都确认其中有诈。

海特到了后，人们告诉他，居民们很痛心，而且坚决怀疑。他们不相信那个男子的尸体在湖中。海特也去查看了一下那具无名女尸，发现她年轻漂亮，也觉得奇怪。这不只是因为她的相貌，还因为这件事的可疑。另外，在罗伯塔外套中找到的那封信他也看了，于是更加怀疑。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到这里来了，而且要结婚了，不过只告诉您一个人，您别让爸爸或其他人看，因为现在决不能让别人知道。圣诞节时，我已经把原因告诉您了。您不用担心，只

要知道我在哪里，您别以为我过得不快乐，因为我会过得很好的。

热烈地亲吻您。

爱您的 罗伯塔

七月八日于纽约州草湖

再过一段日子，我会告诉您新情况的，在此之前，请守住这个秘密。

信纸上印有“纽约州草湖草湖旅馆杰克·伊文思产业”的字样。这封信显然是他们以卡尔·格雷厄姆夫妇的名义在草湖住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写的。

可怜的姑娘！

从这封信看来，他们以夫妇的名义住进旅馆，可是事实上他们并没结婚。他一面读，一面很不安，因为他也有几个女儿，他很爱她们。不过，他又有另一个想法：本郡四年一次的选举就快到了，而他希望能当选本郡的法官，但他虽然是本郡司法界地位最高的官员，但在他的任期中，从没办过什么真正重要的案件来显一显本领。可是这一件……

这位验尸官预见，这件案子正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可以让人们把注意力和选票集中到现任区检查官一人身上。这是一位一向对他有帮助的密友，对他有很大的意义。

他于是决定了，凡是有关这封信的问题，他都拒绝回答，因为凭借这封信就有希望很快查出罪犯来（如果真有罪犯的话），而且，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解开这个谜，谁的功劳最大，谁就最受拥护。

他立刻命令厄尔和那位向导回到那对男女下车的肯洛奇车站，去通知那里。在任何情况下，那只在那儿保管的手提箱，除了交给他本人或区检查官的代表外，不能交给其他人。然后，他正想打电话去卑尔兹，调查一下有没有奥尔登这家人，家里有个女儿叫伯特，或是叫罗伯塔。正当这时，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小孩，都是这一带的猎人，他们打乱了他的计划。一大群知道这桩案件的人把他带来了，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非常重要的情况！据他们的报告

(他们的话不时被打断，说得不对的地方，也不时被纠正)，在罗伯塔溺死的那天下午五点，他们从大卑顿以南十二英里左右的三里湾出发，想到这个湖及其附近捕鱼打猎。据他们现在的一致作证，就在那天晚上九点左右，当他们到了大卑顿南岸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个年轻人。他们说，他算得上一个穿得很漂亮、很讲究的年轻人，戴了一顶草帽，提着一只皮箱。他们当时觉得他很奇怪。还有，他遇见他们时，十分惊慌，据他们说，往后跳了一下，一副很吃惊转身要跑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他们互相打了招呼，然后那个人问他们到三里湾有多远，他们告诉了他，他于是往前走。

他们听说的那个年轻人的模样与其他几个人所形容的相差无几，显然他一定就是那个和这位神秘女尸同船的那个人。

厄尔立刻向上司建议，要求准许他打电话给三里湾那家旅店老板，看这个年轻人是否被别人碰见过，或是住在他们那儿。可是事实上，并没有在那儿。此外，除了这三个人，再没人遇到过他。他像气泡在空气中消失了似的，然而当天傍晚又有消息说，有人看见有个年轻人搭船到夏隆去了，戴的是便帽，而不是草帽。

对于住在大卑顿这周围的人们来说，所有的人都认明一个结论：这人是个纯粹的流氓，一个野兽！因此，所有的人都盼望能早日把他追捕归案。这个流氓！杀人凶手！这一带地方就纷纷通过一切方法，把这桩惨剧的新闻报告给阿尔巴尼的《百眼巨神报》、《时代统一报》、莱科格斯的《明星报》等报纸，并且还加上暗示，说不定隐藏着一桩性质极恶劣的杀人犯罪行为。

第三章

海特暂时放下公务，搭乘火车回去，沿途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验尸官临走前，又望了望美丽的罗伯塔，心里确实很难过。

这件案子一方面很让人惋惜，另一方面他不知该不该去卑尔兹，告诉奥尔登太太她女儿的死讯，同时再打听一下那个男子的下落？还是应该先到布里奇堡去，把情况告诉梅森？然后由这位先生

去报告这令人心痛欲绝的消息？这个问题牵涉到政治局势，必须慎重考虑。他固然可以借此获得一点声誉，但还要全面考虑。

他满怀心事地闯入梅森的事务所，梅森从验尸官的这种神情，就明白有大事发生。

梅森是一个矮小、结实的人，他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四岁时因滑冰摔跤，而破了相。

然而在十七岁那年，他引起布里奇堡《共和报》发行人兼编辑的注意，后来逐步发迹。

关于这个案件，桑德斯小姐已把所知讲给他听了。他正像验尸官那样，马上注意到如下的事实：这件案子可能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也许他正需要这个，以巩固他正在动摇的政治地位，或许还可以解决他的前途问题。无论如何，他也是非常在意的。因此，现在一看见海特，他就明显地表示出对这个案件热切的兴趣。

“啊，海特上校！”

“啊，奥维尔，我刚从大阜顿回来，依我看来，我似乎已经替您找到了一个案子，得多花您一点时间。”

海特睁圆大眼睛，这次他那篇模棱两可的开场白涵义要深多了。

“您是说那边溺死人的事吧？”区检察官回答说。

“是啊，先生，正是这件事。”验尸官回答道。

“您当然有您的理由，认定那里的事儿有鬼，不是么？”

“啊，真正的情形是这样的，奥维尔，我以为毫无疑问，这是一件谋杀案，”海特倦怠的双眼闪着阴沉的光，“当然，最好稳当些，这是我只和您一个人讲的。因为，即使是到目前，我仍不能绝对肯定那个年轻人的尸体并不在湖底。不过，我认为很可疑，奥维尔。昨天及今儿，至少有十五人乘坐游艇在那个湖的南面一带打捞。我招呼了几个人到处测量水的深度，水深没有超过二十五英尺的。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打捞到他。昨天，他们不过打捞了几个小时，就在下午一点钟左右把她打捞上来。她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啊，奥维尔，很年轻，我看不会超过十八或二十岁。但是，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有很可疑的地方，让我不得不想到他并没有溺死在湖里。说实话，依我看来，我以前遇到过的案件，从来没

有比这更恶毒的。”

他一边说，一边在他那件磨得很旧、鼓鼓囊囊的衣服上的右口袋里乱摸，终于掏出罗伯塔那封信函，递给他的朋友。在区检察官看信的当儿，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嗯，这似乎很可疑，不是么？”他看完后说，“您说人家还没有找到他。嗯，您有没有跟这个女人联系，看她对这件事有何想法意见？”

“很多，很多”，验尸官回答说，口气显得既很明智，又很严肃。“那姑娘右眼下面和左边太阳穴上，有几处可疑的伤痕或是印痕，奥维尔，嘴唇和鼻子上也有，似乎那个可怜的小姑娘有可能是被什么东西，被一块石子、一根手杖，或是他们新发现漂在那里的桨或什么打过似的。她还只是个孩子啊，奥维尔，至少模样、身材都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不过并不太规矩，我马上会讲给你听的。”说到这里，验尸官停了一下，掏出一块手绢，很清脆地清了清鼻子，接着从容地摸了摸胡子。“我还没有时间请法医到那里去，而且，要是来得及的话，我打算星期一在这里亲自验尸。我已经与卢兹殡仪馆的人打过招呼今天就到那里去，把尸体运到这里来。不过，到目前为止，在全部已发现的证据中，奥维尔，最为可疑的是两个男子和一个孩子作的证。他们住在三里湾，星期四那天晚上，他们步行去大卑顿，想去打猎、捕鱼。我已经招呼厄尔记下他们的姓名，发了传票，将在下星期一传讯他们。”

接下来，验尸官把他们作证时说偶然遇到克莱德的话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

“啊，啊！”区检察官叫了起来。他很注意了。

“还有一件事，奥维尔，”验尸官接着说，“我招呼过厄尔跟三里湾那些人通了电话，那里的旅馆老板啊，邮政局长啊，那边镇上的警官啊。不过惟一见过那年轻人的，似乎就只有往返于三里湾与夏隆之间的那艘小汽船的船长。也许你也认识这个人呢，是穆尼船长。我已经给厄尔留过话，也要发传票传讯他。根据他证实，星期五早上八点半左右光景，再不然就是一个相貌跟他很相仿的人，手里拎着皮箱，戴着一顶便帽，上船来，买了到夏隆的船票，后来在夏隆上了岸。那三个人遇见他时，他戴的是一顶草帽。根据船长

说，是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很活泼，衣着讲究，很像一个社交场上的年轻人，而且非常自大。”

“是啊，是啊，”梅森附和说。

“我也招呼过厄尔跟夏隆的人通了电话，随他能找到什么人都可以，看是否见到他在那里上岸，可是直到昨天晚上我离开那里为止，似乎没什么人记得他。不过我已经留话给厄尔，要他把他的相貌打电报通知避暑的地方所有的旅馆和附近各处的火车站。这样，无论他在附近什么地方，都会注意到他。我想，你一定也希望我这么办吧。不过，在我看来，您最好还是给我一个许可证，让我去提肯洛奇车站那只皮箱。里面也许有什么东西可供我们了解。我打算亲自去提的。然后呢，要是还来得及的话，我想今天再到草湖，三里湾，我想啊，奥维尔，这恐怕显然是件谋杀案。他带那个年轻姑娘到草湖旅馆的情形，后来在大卑顿又登记了另一个名字，还有，他要她把她的皮箱留下来，自己的皮箱却留在身边！”他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这些都不是诚实的年轻人干的事，奥维尔，这你也明白。我不明白的是，她的父母怎么会让她跟一个男人出走，并且根本就不认识他。”

“这倒是实在的，”梅森很圆滑地回答说，不过下面这件事使他非常好奇。那就是，现在至少已经部分肯定，这个姑娘不是那么规矩。私通！而且，毫无疑问，是跟南边什么大城市里有钱的年轻人私通。他有关这件事的活动，大致会引人非常地注目，会受到各方的宣传！他即刻站起身来，显得很激动。只要他能把这个衣冠禽兽抓获，并且让这一暴力谋杀案件引起激烈的舆论，那该多好啊！八月间的代表大会，候选人的提名，今年秋天的选举。

“啊，真他妈的，”他喊起来。只是因为海特这个虔诚信仰宗教而保守的人在场，他才把更激烈的粗话强压下去。“我坚决相信，我们要追查的案件事关重大，弗雷德。我的确这么想。据我看来，这件事太恶毒了，上天不容的罪孽。我看，首先真正该做的事是跟那里通个电话，看看有没有奥尔登这样一家人，确实住在那里。坐车直接去，最多不超过五十英里，不过路很坏，”他跟着又说：“那个可怜的女人。我真怕这种场面，我也知道，这是使人痛苦的场面。”

跟着，他就叫泽拉来，要她调查一下有没有一个泰特斯·奥尔登住在卑尔兹附近，还要弄清到那里怎么走。后来，他又说：“要的是把伯顿找回来，（伯顿是伯顿·伯利，是他法律方面的助理，周末旅行走开了。）并且由他代行一切。这样，我马上去看那可怜的女人时，凡是您需要的如可证之类的东西，他都可以给您，弗雷德。还有，要是您招呼厄尔回到那里去，请带着那只提箱。我会把那个做父亲的也一起带来，让他认一下尸体。不过，在我下次跟您见面前，有关事情，先不要给别人说，知道吗？”他抓住朋友的双手，“同时，”他接着说，好像正面临着一件大事，而装腔作势，“我要谢谢您，弗雷德。我绝不会忘掉这件事。这您也明白，对吧？”他盯着朋友的眼睛，“这件事的结果说不准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在我历次任期中，这好像是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案子了。若是我俩能妥善解决掉这件事的话，那么这件事说不准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呢！”

“正是如此，奥维尔，正是如此，”弗雷德·海特发表意见说。“正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不该把这一类事情跟政治混在一起，不过，既然事情发生了……”他没有把话说完。

“同时，”区检察官接着说，“要是您招呼厄尔，把当初发现船、桨、帽子等的确切地方用照相机拍几张照片，并把发现尸体的地方标志出来，尽可能地把所有见证人都传来，全部这些费用单据我可以交给审计主任核实报销。明天或星期一，我得开始亲自料理一切。”

说到这里，他紧紧握住海特的右手，跟着又拍了拍他的肩膀。海特给这位区检察官的各种表示弄得心里激动异常，对前途充满希望，于是拿起他那顶颇古怪的草帽，扣好薄上衣，回办公室去跟厄尔通长途电话，向他发出指示，并且告诉他，他马上亲自到凶杀现场。

第 四 章

奥维尔·梅森一见到这家人就觉得他们可能跟他本人一样，有

过相同的命运，而内心不禁深表同情。星期六下午，大约四点钟，他从布里奇堡乘坐汽车来到这里。他看到这所相当破旧的房屋，又看到泰特斯·奥尔登本人穿着衬衫和工装裤，从山脚下的猪圈走上来的，他的脸和浑身都显示着生活的艰辛。梅森懊悔自己没先打个电话来。他心里很清楚：女儿的死讯会把这样一个人吓昏过去的。泰特斯看见他走过来，还认为是问路的人，就很有礼貌地朝他走去。

“是泰特斯·奥尔登先生么？”

“是的，先生，是我。”

“奥尔登先生，我叫梅森。从布里奇堡来的，是卡达拉基郡的区检察官。”

“嗯，先生，”泰特斯回答说，心里奇怪区检察官何以远远地跑来找他。梅森只是望着他，不知道如何开口。他带来的那个消息多么悲惨啊，对于这样一个显然懦弱人来说可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俩在屋前的松树下面站定了，松针中的风正轻轻地发出亘古不变的低语。

“奥尔登先生，”梅森开口说，他的神情严肃而委婉，“您有个女儿叫伯特，或是叫罗伯塔，是不是？我不敢确保名字没错。”

“罗伯塔。”泰特斯·奥尔登纠正说。他一面说，一面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刺激着他的神经。

梅森为了让这个人在说不准会垮掉以前，先把他知道的事情清楚详细地告诉他，就问他说：“还有，您认不认识附近有一个叫克里福德·戈尔登的年轻人？”

“好像没听说过这个人，”泰特斯慢吞吞地回答说。

“再不然，一个叫卡尔格雷厄姆的？”

“不知道，先生，我也记不起有谁叫这名字。”

“我也这么想，”梅森喊起来。这与其说是对泰特斯说，不如说是对他自己说的。“再说，”他说得很圆滑，又带点命令的口气，“您的女儿现在在哪里？”

“怎么了，她现在在莱科格斯啊，她在那里工作。不过，您干嘛要问这个？她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或是为了什么事去看过您？”他强笑一下。同时，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他那对蓝色眼睛露出非常不安的神色。

“等一等，奥尔登先生，”梅森接着说，态度非常温和，可是又很坚决有力。“等一会儿，我会把一切全部讲给您听的。现在我得问您几个必要的问题，”他诚恳又同情地盯着泰特斯先生。“您最后看到您女儿，离现在有多久了？”

“怎么了，上星期二早上她从这儿动身去莱科格斯的。她在那里的格里菲思衣领衬衫公司做工。可是……？”

“听我给你说，等一等，”区检察官态度坚决地说，“等一会儿，我会把什么都说给您听的。她也许是在这里过周末的，对吧？”

“她请假在这里休养了大概一个月，”泰特斯慢吞吞地、精确地解释说，“她身体不很好，回家来稍事休息一下。不过，她动身的时候已经康复了，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梅森先生，她出了什么岔子，不是吧？”他抬起一只修长的、黝黑的手，摸摸下巴，脸颊，露出很不安的神情。“要是我早想到会有这种事……”他使劲捋了捋他那愈见稀疏的灰头发。

“自从她从这里动身以后，您接到过她的来信么？”梅森很安详地继续说。他坚决要在那沉重的打击落下之前，尽量探出一些切实可用的情况。“回到那里以前，她是否有到别处去的讯息？”

“没有，先生，没有。她没有受伤，是吧？她没有闯什么祸，是吧？可是，不，这绝对不可能。可是您提这些问题，说话又是这副神气。”他这时有点发抖了，一只手本想摸摸自己苍白的薄嘴唇，却茫然地摸着下巴。检察官并没回应他的问题，只是从口袋里掏出那封罗伯塔给她母亲的信，并且只把信封上的字迹给他看一下，问：“这是您女儿的笔迹吗？”

“是的，先生，这是她的笔迹，”泰特斯回答说，他稍稍提高了嗓音。“可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区检察官先生？您怎么会有这封信？里面写些什么呢？”他不安地捏紧双手，因为从梅森的眼神，他已清楚地看出某种性质的悲剧。“这……这……是什么，她在信里怎么说？您非得告诉我不可……万一我女儿有个什么意外！”他紧张地朝四周望着，好像想进屋去求救似的。想告诉他大难临头了，梅森注意到自己害得他多么痛苦，马上紧紧地，可是很和气地抓住他的胳膊，接着说：

“奥尔登先生，现在正是我们一生中最不幸的时刻，特别需要

我们拿出所有的勇气。我要告诉您，我也很为难，因为我本人也尝过人生的滋味，我很明白您会多么难受。”

“她受伤了。也许她死了，”泰特斯喊起来，几乎是尖声大叫，他的瞳孔也变大了。

奥维尔·梅森点点头。

“罗伯塔，我的亲生女儿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他的身子晃了一下，像被人揍了一拳似的，斜倚在附近的树上，这才站稳了。“可是怎么样？在哪里？是在厂里的机器旁边吗？啊，天啊！”他转过身来，好像要到他妻子那里去，身体强壮、鼻子早破了相的区检察官用力想拉住他。

“等一等，奥尔登先生，等一等。您现在绝对不能去找您太太。我也知道这非常难受，可怕，不过，让我先跟您解释一下。不是在莱科格斯，不是在什么工厂机器旁。不是！不是……是淹死的！在大卑顿。星期四，她在那里游玩，您懂了吗？您听见没有？星期四，星期四，在大卑顿，她坐在一条船上给淹死了，船翻了。”

泰特斯神情激动，说话也激动，这使区检察官非常心慌。他一向喜欢镇定地把经过说明白，即使假定是意外溺死的经过吧，他是这样。可现在，他发现他无法镇定地讲明白。梅森讲述罗伯塔时，一提到“死”这个字眼时，奥尔登心理状态就狂乱起来。他先前还提出一些问题，现在却只是发出阵阵野兽般的呻吟，似乎他这身子已经呼吸不畅了。同时，他的身子往前冲，仿佛痛得缩作一团，接着又使劲拍打着两只手，再后来就用双手用力捶打脑门。

“我的罗伯塔死了！我的女儿啊，啊，不，不，罗伯塔！啊，我的天啊，没有淹死啊！这不可能的！她妈妈一小时前还在讲起她呢。她一听到这个消息会把命送掉的。我的命也会断送的。是啊，一定的。啊，我这可怜、可爱的女儿啊！我的宝贝啊！我经受不起这个打击，区检察官先生。”

他沉重地倒在梅森的胳膊上，梅森用力托住他。隔了一会儿，他像是询问似地，神情古怪地回头望着房子的大门，直瞪瞪地望着，就像个完全疯狂的人。“谁去告诉她？”他问，“有谁能去告诉她？”

“可是，奥尔登先生，”梅森安慰他说，“为了您自己，为了您

太太，我现在非得要求您镇定下来不可，协助我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件事，就像她不是您的亲生女儿那样。除了我给您讲的那些外，还有许多事情呢。不过您要镇定才行。您必须让我说下去。这一切是非常可怕的，我也非常同情您，我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不过，还有几件可怕而痛心的事实，您一定愿意知道。听我讲，听我讲。”

接着，他一面还拉着泰特斯的胳膊，一面尽快而有力地把所有有关罗伯塔之死的各项补充事实及可疑的地方作了一些说明，最后把她的信交给他看，并且用这些话做结束：“一桩犯罪案！一桩犯罪案，奥尔登先生！这是我们在布里奇堡的看法，要不然，至少我们这么担心，奥尔登先生，要是这件事用一个难听而冷酷的字眼，那就是显而易见的谋杀。”他停顿了一下，奥尔登听到这个犯罪的字眼，就直瞪瞪望着，似乎还没有很清楚是怎么回事。接着，在他直瞪瞪望着时，梅森就接下去说：“我固然尊重您现在的心境，不过，作为我那一郡的主掌司法的人，我觉得我有责任今天到府上，向您或是您太太，或是您的其它家眷调查一下，对这个克里福德·戈尔登，或卡尔·格雷厄姆，或不论他是谁，总之，是诱骗您女儿到荒凉的湖区的那个人，知道些什么。我固然也知道，在当前这个时候，您心里是多么悲痛，奥尔登先生。不过，我坚持认为，您一定也有这个心意，而且也有这个责任，应该尽您所能的力量，协助我们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这封信似乎足以证明您的太太至少知道一些关于这个人的事，至少知道他的姓名。”他一边郑重其事，一边心情迫切地拍了拍那封信。

乍听得检察官话里有话，似乎他的女儿的惨死，是遭人残暴暗害而死，于是泰特斯内心动物的本能，好奇心，愤怒，以及追根究底的癖好，都起了效用，使他神志清醒过来，严肃地聆听区检察官的话。他的女儿不仅仅是溺死的，而且是被暗杀的，被一个年轻人谋杀的。据这封信上说，她还想跟他结婚呢！可是，她的父亲，甚至还不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他的妻子知道，他却不知道，这多怪！而且罗伯塔还竟然不让他知道。

他一向生活在宗教与传统的环境里，并且对一切城市生活，以及城市内违反上帝旨意的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形，抱怀疑态度。此时，他内心里油然涌起一个先奸后弃的城里人的形象，也许是一个

有点钱的年轻人，是罗伯塔在去莱科格斯以后遇到的。这个人骗她说愿意跟她结婚，就这样诱奸了她，可是又不肯实践诺言。于是他心里立刻激起一个异常强烈，再也抑制不住的心愿，要对这个敢于对他女儿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实施报复，不管他是哪一位。这流氓！这淫棍！这凶手！

他跟他妻子一直认为罗伯塔为了帮助他们，帮助她自己，正不声不响在莱科格斯兢兢业业、高高兴兴地过着艰辛的朴实的生活。可自从星期四下午开始一直到星期五，她的身体却躺在湖底，而他们却睡在舒适的床上，或是在各处走动，根本就不知道她这种可怕的情况。就在此时，她的尸体还停放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或是什么地方的“野尸招领所”，一切热爱她的人，一个都没有在旁守着她，照料她，到了明天，她又要被那些冷酷无情、无丝毫同情心的官吏运到布里奇堡去了。

“要是上帝，”他激动地叫起来，“他决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流氓而不加惩处！啊，不，他决不会的！‘我未见过，’他突然引经据典说，“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同时，要求立即行动的急切心情主宰着他，他接着说：“我非得马上告诉我太太不可。啊，是这样，我非得去不可。不，不，您在这里等候。我非得先告诉她不可，要独自一个人去告诉她。我就回来，我就回来。您等在这里好了。我也知道这消息会送掉她的命，不过非得让她知道此事不可。说不定她能告诉我们是誰，我们就能在他远走高飞以前逮捕他。可是，啊，我这可怜的女儿啊，我可怜亲爱的罗伯塔啊，我这善良好心忠厚的女儿啊！”

他语无伦次，眼睛和脸上所露出如疯若狂的痛伤，一面转过身来，瘦削的身子踉踉跄跄像个机器人朝那间屋走去。他知道，奥尔登太太正在屋里准备明天星期日特地添几样菜。可是一到那里，他就在过道上停下来，没有勇气再走下去。懦弱的人类在那残忍的、无法解释的、冷漠的“生命”的力量面前感觉到的可怜可悲的神情全在他身上显露出来。

奥尔登太太回过头来，一见到他紧张的神情，她自己双手就无力地垂下来。他眼睛里的含意，把心中正思量着的质朴、疲倦，可是很宁静的一些想法即刻驱得烟消云散了。